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五十一

南菁書院

東塾讀書記七

番禺陳澧蘭甫著

周禮

史記封禪書云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羣儒采封禪尙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漢書藝文志云河閒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周禮傳云孝成皇帝時眾儒並出共排以爲非是蓋西漢儒者始則信周禮後乃排之耳賈又云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澧謂此說非也武帝以爲瀆亂羣儒尙采之乎張橫渠語錄云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必有末世增入者此以末世瀆亂改爲末世增入四庫提要引之而伸其說云此如後

世律令條格數十年一修修則有所附益斯爲定論矣

汪容甫周官徵文凡六條逸周書職方解卽夏官職方職文藝文志孝文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司樂章大戴禮朝事載秋官典瑞大行人小行人司儀四職文禮記燕義夏官諸子職文內則食齊視春時以下食醫職文春宜膏豚膳膏薤以下庖人職文牛夜鳴則庖以下內饔職文詩生民傳苾之日蒞卜來歲之芟以下肆師職文禮又考得四條禮記雜記下贊大行曰云云鄭注云贊大行者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孔疏云周禮有大行人篇舊作記之前有人說書贊明大行人之事謂之贊大行郊特牲縮酌用茅明酌也云云孔疏云此一節記人總釋周禮司尊彝沛二齊及鬱鬯之事考工記賈疏云

此記人所錄眾工本擬亡篇六十而作大司馬中冬教大閱羣吏聽誓於陳前鄭注云月令季秋天子教于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搢扑北面以誓之此大閱禮實正歲之中冬而說季秋之政於周爲中冬爲月令者失之矣賈疏云呂不韋以爲此經中冬爲周之中冬當夏之季秋是失之矣據此四條周禮若非周室典制作禮記者何必贊之釋之作考工記者何必擬之且呂不韋作月令本於周禮而猶有失則周禮必遠在呂不韋之前此皆足徵周禮是周室典制但無以見其必爲周公所作耳逸周書職方解序言穆王所作則在周公之後有明徵也汪容甫以爲述古亦謂之作乃強辭耳

穆王作呂刑入尙書作職方何不可入周禮乎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云云此非周初之制最爲明徵尙書

僞武成孔疏云周室既衰諸侯相并自以國士寬大皆違禮文
乃除去本經妄爲說耳此定論也孟子告愼子曰今魯方百里
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若如周禮所
言則魯侯國當方四百里爲方百里者十有六至孟子時僅得
方百里者五愼子當答云在所益矣論語可以寄百里之命必
以大國言之豈僅可寄男國之命乎子產言列國一同

襄公二十五年

左傳杜注云方百里

所謂列國豈專指男國乎管子云請與之立壤列天

下之菊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此諸侯度

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

輕重乙篇

管子言兼霸之國尙不及四五百里則周初必無四五百

里之國周禮所言四五百里者正是兼霸之國造此文耳墨子

云南則荆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地之

方未至有數百里也

非攻中篇

此尤與孟子之說同與周禮異也若

以爲周禮兼附庸言之亦非也論語言顓臾在魯邦域之中則

邦域包附庸在內然魯侯邦域若方四百里爲方百里者十有

六其國方百里者一而附庸之地乃十五倍亦必不然也

賈誼上

輸疏潛夫論班祿篇皆與孟子同漢書成帝紀綏和元年二月封孔吉爲殷紹嘉侯三月進爵爲公及周承休侯皆爲公地各百里亦用孟子之說也孟子所謂方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以田言之故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也方百里者爲田萬井九百萬畝其中公田一百萬畝計其所入今之大縣錢糧不過如此然非多取於民也古者君授民田其君若今之業主其民若今之佃戶業主取佃戶九之一薄之至也

孟子言文王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僞孫

疏云周禮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司市國凶荒則市

無征而作布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川衡以時舍其守
犯禁者執而罰之司厲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臺此而推
之則關市非無征也澤梁非無禁也罪人非不孥也而文王必
皆無者蓋亦見文王權一時之宜不得不然耳禮謂孟子明言
文王之治岐則周公時容有不同其後更有不同不必疑矣不
必謂文王權一時之宜也

周公制禮至幽厲而廢至秦而燔滅幸而周禮出於山巖屋壁
卽不盡周公所作終是周代典制豈可排棄之乎後儒考古者
考一代之事必蒐討一代之書雖短書小說猶不遺也況周禮
五官粲然具存者乎若以爲非周公所作則棄之然則讀漢會
要者但取高帝時之事以後皆可棄乎鄭君尊信周禮乃通儒

高識林孝存之排棄則拘儒之見也且鄭君亦不悉信也職方
荊州其浸潁湛注云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豫州其浸
波澆注云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澆營軍臨隨則澆宜屬荊州
在此非也此鄭君明言經文之非豈有周公之書而可以爲非
者哉若族氏掌覆天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
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
上則去之注云天鳥見此五者而去其詳未聞鄭君蓋不
信此事故云未聞耳此事甚迂怪不足信亦不必辯也鄭志
云不信亦非悉信亦非詩生民
疏引此之謂也

鄭君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迹

此賈氏序周
禮廢興語

以周禮之中實

有周公之制也司馬溫公論財利疏云周禮冢宰以九職九式
九貢之法治財用唐制以宰相領鹽鐵度支戶部國初亦以宰
相都提舉三司水陸發運等使是則錢穀自古及今皆宰相之

職必若府庫空竭閭閻愁困而曰我能論道經邦變理陰陽非
愚臣之所知也困學紀聞云嬪御奄寺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
用貨賄皆領於冢宰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鼓脩皆領於宗
伯此周公相成王格心輔德之法及其衰也昏桷靡其婦寺階
亂膳夫內史趣馬師氏締交於嬖寵瑣瑣嫺亞私人之子竊位
於王朝至秦而大臣不得議近臣矣至漢而中朝得以絀外朝
矣至唐而北司是信南司無用矣由周公之典廢也閒有詰責
幸臣如申屠嘉奏劾常侍如楊秉宮中府中爲一體如諸葛武
侯可謂知宰相之職者唐太宗責房元齡以北門營繕何預君
事豈善讀周禮者哉

卷四

日知錄云閹人寺人屬於冢宰則內廷

無亂政之人九嬪世婦屬於冢宰則後宮無盛色之事太宰之

於王不惟佐之治國亦誨之齊家者也自漢以來惟諸葛孔明
爲知此義故其上表後主謂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而宮中之事
事無大小悉以咨攸之禪允三人於是後主欲采擇以充後宮
而終執不聽宦人黃皓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可以爲行周
禮之效矣

卷五

觀溫公厚齋亭林所論非周公孰能定此制所謂

致太平者此其犖犖大者也

歷代職官表今內務府官
爲周禮天官之屬者居多

賈公彥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傳云孝成皇帝時達才通人劉向

子歆校理密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時眾儒以爲非是唯歆獨

識其年尙幼據此則周禮得列序著錄由於劉向其時劉歆尙

幼也後儒因劉歆而詬厲周禮者誤也

漢書成帝本紀云河平
三年劉向校中祕書藝

文志云每一書已向輒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劉向傳云年七十
二卒卒後十三年而王氏代漢藝文志又云向卒後哀帝復使

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禮案以年數計之向校書閣二十年其錄而奏之者卽別錄是也至歆乃彙爲七略耳馬融所云錄略者兼向之錄奏歆之七略言之也

賈引馬融傳又云歆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

禮案劉歆此語鄭君

取之不以人廢言也

弟子死喪河南緱氏杜子春尙在永平之初年且九

十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眾賈逵往受業焉禮案杜子春當生於西漢成帝初年東漢經師之最先者矣周禮出於山巖屋壁子春獨能通其讀首創之功甚大其說見於鄭注中者百餘條皆辨正文字音讀當時讀周禮之難在此也

如大小玉玉兆瓦兆原兆杜子春云玉

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又連山歸藏杜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此則非辨正文字音讀者然不多見也後鄭之於杜子春多從其說如小宰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注云杜子春云宮皆當爲官元謂宮刑在

王宮中者之刑如此之類不從其說者亦頗有之然不多也且有二鄭不從杜說後鄭則從之者甸師祭祀其蕭茅注云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萑萑讀爲縮杜子春讀爲蕭蕭香蒿也元謂詩所謂取蕭祭脂此不從鄭大夫而從杜也掌舍設桎桓再重注云鄭司農云桎榘桎也桎受居溜水涑橐者也杜子春讀爲桎桓桎桓謂行馬元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內外列此不從鄭司農而從杜也然有二鄭不從杜後鄭亦不從者如鄉師其茅菹注云杜子春云菹當爲蒹以茅爲蒹若葵蒹也鄭大夫讀菹爲藉謂祭前藉也元謂菹士虞禮所謂苴刈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此從鄭大夫不從杜也射人以矢行告注云鄭司農云射人主以矢行高下左右告于王也大射禮曰大射正立于公後

以矢行告于公下曰畱上曰揚左右曰方杜子春說以矢行告
告白射于王王則執矢也杜子春說不與禮經合疑非是也此
則鄭司農疑杜非是後鄭無說則與司農同矣司農受業於子
春而有疑其非是者古之儒者治經不爲墨守之學也後鄭稱
二鄭爲同宗大儒而於二鄭與杜皆有從有不從絕無偏黨之
見尤可見其立心之公正也

後鄭注引鄭大夫者甚少且多不從其說如小宰聽稱責以傳
別注云傳別故書作傳辨鄭大夫讀爲符別甸師祭祀共蕭茅
注云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萑萑讀爲縮鄉師巡其前後之屯注
云鄭大夫讀屯爲課殿後鄭皆不從之蓋以其爲鄭司農之父
故引之耳所謂成家世之訓也至司農之說則多引之又多從

之蓋猶注詩之宗毛爲主矣孔冲遠詩疏分疏毛鄭賈疏周禮則詳於後鄭而稍略於先鄭南海曾勉士先生爲周禮補疏專疏先鄭惜其書未刊行也

鄭司農當東漢之初其所引舊說乃西漢人之說也如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又云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肆師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且授之杖鄭司農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說也屨人赤纁黃纁鄭司農云禮家說纁亦謂以采絲礫其下此禮家亦西漢禮家也笙師鄭司農云箎七空賈疏云廣雅云箎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八孔一孔上出寸三分禮圖云箎九空

司農云七孔蓋寫者誤當云八空也或司農別有所見禮案此明是別有所見豈可據廣雅而疑其爲誤乎鬱人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賈疏云未知出何文此疏闕疑是也保氏五馭鄭司農云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賈疏云云逐水曲者無正文先鄭以意而言此先鄭必有所本而疏謂其以意而言非也保氏六書鄭司農云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賈疏云皆依許氏說文此更賈氏之誤鄭司農在許叔重之前也說文敘云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漢書藝文志云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皆與司農之說大同小異而司農之說最在先蓋其所自來者遠矣

周禮有隱略而尚可考見者後鄭則引證以明之如宰夫凡朝
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殮
率與其陳數後鄭注云凡此禮陳數存可見者唯有行人掌客
及聘禮公食大夫賈疏云以儀禮三千條內具有諸侯之禮但
亡滅者多今存可見者周禮之內有大行人掌客是待諸侯之
禮儀禮之內有聘禮公食大夫是待聘客之法又如膳夫凡王
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胾俎注云賓客食而王有胾俎王與賓
客禮食主人飲食之俎皆爲胾俎見於此矣若無存而可見者
則約而知之如大司樂王大食三宥注云大食朔月月半以樂
宥食時也賈疏云案玉藻天子諸侯皆朔月加牲體之事又知
月半者此無正文約士喪禮月半不殷奠則大夫已上有月半

殷奠法則知生人亦有月半大食法司士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注云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羣士及故士大僕之屬發在其位羣士位東面王西南鄉而揖之賈疏云此王臣無正文約燕禮大射諸侯禮卿大夫皆始入門右北面東上得揖乃就位士發在其位故知王臣亦然鄭知羣士位東面者亦約燕禮大射諸侯之士西廂東面而知掌客注云簠簋之實其米實于筐豆實實于簠其設筐陳于楹內簠陳于楹外牢陳于門西賈疏云皆約公食大夫解之也注又云車米禾芻薪陳于門外賈疏云此約聘禮致饗餼之文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箛矟弋挾拾注云士喪禮曰挾用正王棘若釋棘則天子用象骨與賈疏云引士喪禮者欲見

凶時有文吉時無文約出吉禮也此皆約之之法也
又有推次之法如內司服緣衣注云此緣衣者實作祿衣也男
子之祿衣黑則是亦黑也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狄赤揄狄青褱
衣元此鄭君自言推次者其餘如司尊彝注云王醕尸用玉爵
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賈疏云以明堂位云爵用玉琖
如用璧角璧散差之推次可知也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
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爲之注云庶人弔者素委貌一命之
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賈疏云鄭云此者以有大夫已
上因言庶人且欲從下向上因推出士變冕爲爵弁之意也至
若掌客上公鉶四十有二侯伯鉶二十有八子男鉶十有八注
云非衰差也二十八書或爲二十四亦非也其於衰公又當三